

谁说这世界赢家通吃？

A hand is holding a large, red, three-dimensional sign. The sign is shaped like a hand with the index finger pointing upwards. On the palm of the h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败者为王' (The loser is the winner) are written in a stylized, white, outlined font. Above the characters, the number '1' is written in a similar white, outlined font. The sign is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a blue sky with white clouds.

败者为王

[美] 戴维·克拉斯 著 陈 阳 译

零时差·YA书系
阅读与世界同步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hand holding a large, stylized number '1'. The hand is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stippled style.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cloudy sky. The number '1' is also in a stippled style and has a thick white outlin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败者为王' are printed in white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hand.

败者为王

[美]戴维·克拉斯 著 陈 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败者为王 / (美) 戴维·克拉斯著; 陈阳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4

(零时差·YA书系)

ISBN 978-7-5568-2452-6

I. ①败… II. ①戴…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5746 号

LOSERS TAKE ALL by David Klass

Copyright © 2015 by David Klass

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6-0335

败者为王 (美) 戴维·克拉斯 著 陈 阳 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刘晓静

装帧设计 费 广 排版制作 蒿薇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32

印 张 9

书 号 ISBN 978-7-5568-2452-6

定 价 2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6-8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
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hand holding a large, stylized number '1'. The hand is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stippled style.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cloudy sky. The number '1' is also in a stippled style and has a thick black outline. The title '败者为王' is printed in white, bold, sans-serif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hand.

败者为王

[美]戴维·克拉斯 著 陈 阳 译

致黑标签足球队

谁说这世界赢家通吃？

Who says winning is everything?

1

那块记分牌是日本货，一年前，镇上特意买来记录费利蒙高中在橄榄球赛和田径大赛中的各种辉煌战绩。眼下，观众席上，我正和七百名声嘶力竭的学生以及四千位同样疯狂的小镇居民站在一起，紧紧盯着巨大的实况转播电子显示屏以及六个数字计时器——它们正全方位地展示着远处跑道上的赛况。二十名赛跑运动员——清一色十八岁上下的健硕小伙子——已经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正沿着直道向终点冲刺。第二十一名，一位年纪有些大但体格非常棒的运动员，在一群小伙子中间跑得毫不逊色。只是恰在此时，他抬头瞥了一眼记分牌。

第二十一名赛跑运动员是亚瑟·金特里，一位为费利蒙高中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老校长，也是让我们学校变成运动名校、以“肌肉高中”的名号驰名整个新泽西州的大功臣。金特里是那种绝不会放过校园里任何风吹草动的校长，所以在教室旁听墙根，或和新生闲聊是他常干的事。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他没抬头看那块高级记分牌的话，那将对我们每个人都好。

这场赛跑是整个毕业周的高潮部分。在费利蒙高中，毕业周通常意味着五天的“体育垃圾”大联欢。打头的是“参赛队表扬日”：一场面向所有参赛队伍的动员大会。简直难以想象，那些早已习惯各种赞誉的明星运动员们居然没被热烈的掌声震

聒。接下来是“新奖杯迎接仪式”：仪式上，学校正门的神圣玻璃橱窗将被打开，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去年赢得的闪亮的冠军金杯挪到架子上，放在因陈放太久而变得黯淡无光的各类奖章旁边。还有“队长加冕仪式”：新队长在漫天飞扬的五彩纸屑中接受老队长的“加冕”，旁边围着一群跳舞的啦啦队队员。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不过你应该完全想象得到。在毕业周，费利蒙高中并没有给优秀毕业生和法语俱乐部主席太多荣誉，但如果你恰巧是一名运动精英的话，你得到的待遇就会如同被允许参加一场北欧海盗的葬礼并进入瓦尔哈拉殿堂，或者被引进名人堂。

警告——这并不是一个运动队王朝诞生的典型故事，像巴比·鲁斯在加入纽约扬基队第一年就高调完成五十六次全垒打，或如文斯·隆巴迪接管威斯康星州的绿湾包装工队时便向他们承诺“你们绝不会在其他的锦标赛中失利”，这些情节都不会出现。这个体育运动故事与鲜血、汗水、眼泪和六块腹肌毫无关联。相反，它主要与牙齿惨遭横祸、“飞毛腿”以及糟糕的手眼协调能力有关，哦，外加夜间在黑手党经营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漂亮的女孩骑马飞奔，以及学习怎样激怒校长令其挥拳打穿一扇门。

我不是什么优秀运动员。我花了很多年寻找自己最擅长的运动，但一直没找到。我是一个习惯打“界外球”的击球员——跳起击球后，球会擅自飞走，不会旋转着“命中”；我还是一个跑得飞快但却“双手僵硬”的外接手——击出橄榄球时，几乎能听到手骨咔嗒的响声。

我又高又瘦，我爸说我“骨瘦如柴”，从我十二岁起，他就一直鼓励我举重锻炼肌肉。“强身健体，总有一天会得到全部的

回报。”他向我保证道，“教练们会看到，女生们会留意到，而且你铲雪清理车道的速度也会更快。”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那种方式对他和我的两个哥哥来说有用，对我可没用。不过我觉得，人总得给自己活路也给别人活路——这也是我对我们这所为体育疯狂的学校的态度。但当六月的那个下午，金特里校长抬头看计时牌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我这话听着可能让人有些生气，但实际上我并不反对动员大会，也不反对啦啦队队员在新任队长身边跳舞。我觉得它疯狂？当然。不过我可没想反击或推翻什么。我有自己的事情忙活，在费利蒙高中的前三年里，我加入了计算机俱乐部，一直与那些超级运动员保持着距离。但有件事无法回避——拜姓氏所赐，我也是这个运动文化中的一部分，你永远没法摆脱自己的姓氏。

“冠军日”将我带回了毕业周的总决赛。五十年来，冠军日的高潮一直是高年级的一英里赛跑^①——二十名跑得最快的高年级选手要在跑道上跑四圈。每当这时，全校师生和半个镇子的人都会赶来为他们加油。费利蒙高中一英里赛跑的最高纪录是四分十七秒，我太清楚了，因为这个纪录是由我的父亲——汤姆·洛根在二十七年前创造的。鉴于目前全美田径赛史上有近十二位中学生选手破了四分钟的纪录，这个多了十七秒的记录实在糟糕透顶，尤其是对像我父亲这样高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来说。我们镇要想打破四分钟的纪录似乎没什么希望，但每年“肌肉高中”的前二十位选手都朝着它冲刺一把。

六月初的那一天，二十一位田径运动员正在阳光下朝着终

① 一项长跑田径项目，类似国内的一千五百米赛跑。

点线冲刺。当时参与决一胜负的有四位队长、两名穿着橙色莱卡的超级健壮的女生、校田径队的五名队员，以及一位被扬基队选中的棒球明星。然而，当中最值得关注的选手是金特里校长——他年轻时就是男生组的冠军，后来是普林斯顿的优秀田径运动员，如今他已七十岁，可依然是一个身材瘦削、极具竞争力的选手。

“瞧那个老家伙跑得，”我的朋友弗兰克咕哝道，“要是一个不小心，他可就倒下去了。”

“放尊重点儿，”我对他说，“等你七十岁的时候，你来跑一下试试。”

“我就算十七岁也跑不动啊。”弗兰克承认道，“你知道吗？我一点儿都不担心自己会跑不动。等我七十岁的时候，我打算躺在吊床里度过，还要嚼着阳光牌薯片。”不难想象这一幕，满头白发的弗兰克在吊床里轻轻地摇晃着，呆呆地盯着天上的云朵，咯吱咯吱地吃着阳光牌薯片。他是一个喜欢狼吞虎咽垃圾食品而且要午睡很久的懂礼貌的大块头儿，他用懒惰来逃避一切体育运动，懒得连树懒都忌妒。

金特里校长非常顽强。他显然无法赢得这场赛跑——已入选扬基队中场位置的艾尔·弗林正和校田径队队长雷蒙·赫尔南德斯齐头并进，争夺第一。他们已经与其他选手拉开了二十多码的距离。观众一直在呐喊、跺脚——看台上像在发生地震。雷蒙做了最后的冲刺，以四分三十一秒的成绩冲过终点线，位居第二的艾尔几乎跟他同时到达。这两位运动大神相互击掌，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欢呼，接着，人们把目光聚集到金特里校长的身上。

现在，很多年纪大的选手会在他们自己的田径运动会中进行较量，每个年龄组都各有比赛纪录。金特里校长跑出的最佳成绩比新泽西州七十岁年龄组的纪录少十二秒，可他那天并没打算破纪录。

在离终点线还有四十码时，他抬头看了一眼数字计时器，发现自己再有七秒就可以破纪录。这是一个六十岁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人，也是一个七十岁戴水肺与锤头鲨一起潜水的人，他的座右铭是“全力以赴”！

当金特里校长拼尽自己最后一口气加快速度时，观众又开始沸腾了。在冲刺阶段，他那来势凶猛且相当坚定的脚步远远超过比他小五十岁的参赛者。我依然可以看到他那瘦得皮包骨似的胳膊肘像活塞一样飞速摆动，而且他是半低着头冲向终点的，额头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他准备用自己的鼻尖冲刺一条隐形的终点线。

“金特里，金特里，金特里！”观众不断地呐喊。

他超过篮球队队长时，队长调整步伐，挥手示意他向前跑。

我在看台前排认出了我爸，他在靠近绿色草坪的位置不断地呐喊：“金特里，金特里！”爸爸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头上那浓密的黑发正在春风里飘动，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大多是他中学时期的老队友，大声呼喊并挥动着双拳。爸爸在现场和电视上观看体育比赛时总是非常投入，以至于我和妈妈不得不时常提醒他要淡定。

还有十五码。金特里离纪录只有两秒之差。他凭借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仿佛要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然后就能对我们每个人说：“如果低着头全力以赴的话，你们也能做到！”

“金特里，金特里！”看台貌似随时都会倒塌。我没有挥拳头，但是我伸出了胳膊来保持平衡。在我左边，被现场气氛带动得跳起来的人是我的朋友迪伦·桑德斯，他对学校的运动文化向来比我还要挑剔。可这个时刻，人们不可能不兴奋。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人群拍手呐喊。

还有五码。金特里校长倾尽所有力气将自己推向终点线。他大吼一声，鼻子先冲过线，接着是右胳膊——似乎给了时间一记重击，然后是他修长的身躯，他的左胳膊在身后扬起。他高举双臂，转身看计时牌，发现自己只差半秒就能打破纪录。

人群中传来一阵泄气般的叹息声，声音很大，像热气球正在嘶嘶地往外漏气。金特里校长戏剧性地将手放在胸口，仿佛在说：“我已经付出了一切。”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他单膝跪地，像是在对奥林匹克山山顶的众神念着简短的祷告词。他跪在那里的样子看起来如此高尚，他在赛场上发挥得如此优异——成绩差一点儿就破了纪录，人们的欢呼声更高了。

接下来，老金特里一头栽倒在蓝色人工跑道上——那是他帮忙集资修建的，人群彻底安静下来。“天哪！”我小声说。

急救人员急忙上前。

“我并没想过让它真的发生。”弗兰克小声对我说着，听起来很担心，“我发誓我没有。”

我们都很害怕，一些人开始祈祷。

“他马上就能站起来。”我小声回应弗兰克，“也许只是喘不上来气而已。”

但他再也没站起来。他在将近五千人的面前当场死亡，真令人难过。一周后，人们把整个草坪和跑道都用他的名字来命